



汉语拼音著者号码表

座谈会纪要

一九六〇年一月八日北京图书馆科学方法研究部，在本馆召开了“汉语拼音著者号码表”的专题座谈会。到会的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农业大学、工业学院、矿业学院、商务印书馆、作家协会等单位图书馆、以及首都图书馆、中文提要卡片编辑组的工作人员二十余人。在首都的一些汉语拼音著者号码表的编制者多数参加了这个会。他们大都本着“百家争鸣”和“大胆革新”的精神，提出来自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座谈会热烈地进行了四个小时，讨论的内容归纳起来有下列几个问题。

一、汉语拼音著者号码表问题的提出是适时的，也是必要的。

会上多数同志提出了上述看法。例如：商务印书馆图书馆汪家熔同志（中文图书拼音排列表编制者）说：“音序排列是科学的。在图书馆工作中，著者号码表也好，卡片目录也好，旧的笔形、笔顺检排方法，由于写法不统一和汉字简化，存在着许多问题不能很好解决，造成图书馆工作人员和读者在人力和时间上的很大浪费。使用汉语拼音音序的排列是有必要的。”又说：“从文字改革工作来说，图书馆也是应该逐步推行使用汉语拼音方案的。”矿业学院图书馆刘德人同志（汉语拼音著者号码表编制者）说：“目前正在编制大型图书分类法。编制完成后就有许多图书馆会改用新的分类法，这时旧有的不适用的著者号码表势必也要改。因此，一个新的、适合于大家需要的汉语拼音著者号码表，必须及时跟上大型分类法而同时产生。”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杨淑田同志说：“著者号码表不仅要便于图书馆工作者使用，而且还要能很好地为读者服务。从我国文字发展前途来看，汉语拼音著者号码表是应该着手研究的。北京图书馆召开这个会很适时，也很必要。”

二、汉语拼音著者号码表应具备哪些条件？

对于汉语拼音著者号码表应具备哪些条件的问

题，同志们提出很多意见。首先，大家认为，一个理想的汉语拼音著者号码表，必须要符合多快好省的精神，编排力求简明适用，要使图书馆工作者很快就能掌握它，利用它。

其次，这个表必须具备系统性、科学性，切合实际需要。在编制时，要有一定的统计材料作为依据。表内不仅要包括现代的著者，而且要包括集体著者和古典书籍的著者。有的同志还提出日文著者也可考虑收入。另外要适合今后发展情况，对于预见可能产生的事物要留有适当的空号位置，使号码具有一定的机动性。

在这表中，对不同书名、版本、卷册等的区分办法，应订出统一标准。规则中则尽可能减少“但书”和“例外”。

对于号码问题，大家的意见是：为了便于图书馆工作人员和广大读者使用，它的位数不宜太长和太复杂。用途较小的号码应压缩到最小限度，以免浪费使用者的时间。

三、两种不同的编表方法

根据北京图书馆科学方法研究部所搜集到的材料来看，目前图书馆界所编制出的汉语拼音著者号码表，其编制方法大概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拼号法。它的方法是：给予每一个汉语拼音文字（或每一韵母）以固定的数字，编成一张表。取号时，先把著者姓名的汉字变成拼音文字；再从表中查出其拼音文字（或其韵母）所代表的数字，组成著者号码。像湖南师范学院图书馆赵颂尧同志所编的“中外文著者号码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高敏学同志所编的“汉语拼音图书著者号码表”等，都属于这一种。另一种是查号法，它的方法是把著者姓名的汉字按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每一个姓下，按其出现率的多少适当地安排号码。基本上和俄文的哈芙金娜（Л. Б. Хавкина），英文的卡特（C. A. Cutter）著者号码表相似。像武汉大学图书馆编的“汉语拼音著者号码表”、袁湧进、周树基同志编的“汉

語拼音著者號碼表”，都屬於這一種。

會上，同志們對這兩種編表方法提出了不同意見。贊成第一種“拼號法”的同志認為，這種漢語拼音著者號碼表組號簡單，大家一學就會，容易懂，容易記，也容易用。不必對每種書的每個著者都去直接翻檢著者表，節省人力和時間。有了錯誤容易發覺，而且能適應新事物的发展。

贊成第二種“查號法”的同志認為，中國著者的姓氏，客觀存在有繁姓和不常見姓兩種。根據汪家熔同志統計的30萬姓名材料來看，繁姓如張、王、李、趙、陳等要占百分之六，而不常見姓則僅占萬分之六。這樣相差懸殊的姓，在“拼號法”的著者號碼表中，採取同樣對待的編號方法，是不合理的。採用固定表，則可以事前根據材料，分別給與適當數量的號碼，這應當說是比“拼號法”更科學一些。“拼號法”另一個缺點是：同音異調或同音異字，例如“張、章、劉、柳”等，都不易解決。又例如繁姓“李”已占5%多，而與它同音的“黎、里、利、鄭、立、栗、力、”等也都可能用為姓或筆名。這在“拼號法”的表中都是很難處理好的，而在“查號法”的表中則可事前照顧到。

“查號法”另外還有優點是號碼短，伸縮性較強，將來發展擴充影響不大。

此外，有的同志還提出來，各地方言不同，使用“拼號法”時，為了使字音準確、給號統一，可能還要時時檢查標準字音表。這樣多費一道手，還不如直接採用固定表，更為精確、便當。

除了以上兩種意見外，北京圖書館王樹偉同志則同意先產生一個比較科學的固定查號表，然後再在這個基礎上編制一個簡表。各館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選用其中一個。討論這一問題時，最後汪家熔同志又發表另一個新的意見。他說：“翻檢一下現在編出的一些漢語拼音著者號碼表，許多還是脫胎於卡特的西文著者號碼表的。本着大膽革新的精神，我們應該跳出這個圈子，根據祖國著者姓名的特點，編排出一個更理想、更科學的漢語拼音著者號碼表來。”這雖是一個初步的設想，但是作為新鮮事物的萌芽，也是值得重視的。

四、對於某些問題的不同看法

在討論兩種編表過程中，下面的幾個問題，會上會有不同的意見：

1. 著者號碼表的編制和應用不單純是圖書館內部的事。

會上個別同志提出的“使用著者號碼表是圖書館內部工作問題”的看法，受到很多同志的反駁。他們指出這種看法是錯誤的。著者號碼表和圖書館的一切工作，都不應該機械地看作是圖書館內部的事。它直接關係着每個讀者如何更便利、更準確、更迅速地借到自己所需要的圖書。換言之，圖書館工作既然是千方百計為讀者服務，就應該從讀者的角度出發來考慮問題。編制著者號碼表當然也不例外。汪家熔同志說：“杜定友也曾提出著者號碼表是圖書館內部的東西，其實我們圖書館一系列的工作，都應該根據讀者的情況進行研究。”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楊淑田同志說：“我們使用著者號碼表，其目的還是為讀者服務。應該考慮怎樣能使讀者很快地掌握它。圖書館一切工作都從便利讀者的角度來着想，我們的工作才不致脫離實際。”

2. 關於設置優先反映的專號問題。

會上有的同志認為，既採用音序排列，就不一定要有專號。因為有了專號，就會破壞音序的次序。高敏學同志說：“有些問題在目錄組織中能解決的，最好不混在編制著者號碼表時來解決。有些圖書館推薦著者，給予一定專號，這就破壞了音序排列的次序。不知道設有專號的讀者，就不易找到。”他認為，優先反映經典著作的作者，莫如通過著者目錄來解決。那樣會對讀者更方便些。

但是多數同志都認為，要注意著者號碼表的政治思想性。經典著作的作者不應受音序的束縛。劉德人同志說：“馬列主義經典作家應給與專號。理由是：（一）尊重革命導師；（二）經典作家著作較多，理應給與專號”。汪家熔同志也提出“黨的決議、指示和黨的卓越活動家，都應給與專號，優先反映”。

3. 關於組號法問題。

會上也出現了“著者號碼表究竟採用字母與數字的混合組號法，還是採用單純字母組號法”的兩種不同意見。多數同志主張採用著者姓的一個字母，再加上代表他的名字的阿剌伯數字的這種組號法。但也有同志提出採用純字母的組號法。如高敏學同志說：“有人提出著者號碼表是否一定要用數字？把字母或漢字再變成數字是否有必要？著者號碼表能否就用字母來組成？這些意見都值得研究”。

此外，会上还有同志提出外国著者姓名的拼法問題。大意是这样：中文有声母及韻母，易于拼写，外文（如英文）則有連續几个子音，后面才是一个母音，这样就不易于拼写。外文名字如用中文譯名再拼出来，是有些困难的。在時間上也不經濟。怎样用汉语拼音直接拼写外国名字，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五、采用汉语拼音組織圖書館目录

“采用汉语拼音組織圖書館目录”这一問題，也引起到会同志們很大的兴趣。到会的同志一致認為：过去圖書館依据汉字笔划笔形的检字法組織目录的方法，目前已不适用了。讀者要求采用最簡便、最准确、最迅速的查找目录的方法，以便很快的借到他所需要的圖書。另一方面，我們国家的文字改革工作，正在由汉字简化推行普通話，逐步走向拼音文字，圖書館是国家政策的宣传鼓动者。圖書館工作者首先应该身体力行，从实际工作中体现和宣传党的政策，做文字改革的促进派。著者号码表可采用汉语拼音；組織目录、編制書目索引也可以采用汉语拼音音序排列。通过會議，大家进一步明确下列几点：

1. 采用汉语拼音音序可組織書名目录、著者目录和其它目录。祖秉和同志說：“我們作家协会圖書館已采用汉语拼音音序来組織書名目录及著者目录，用起来感到很方便。做法是这样：采用書名前五个字的拼音字头，如“鉄水奔流”則为 TSBL。所以采用 5 个字头是为了减少重号。假如書名是两、三个字的（如“春雷” CL），則按書名起笔的笔形（点、横、豎、撇、捺）排。这个方法用起来迅速正确，查書率远远超过检字笔画法的若干倍”。又如刘德人同志說：“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已完全采用汉语拼音来組織目录，听說他們成績很好。矿业学院圖書館也采取了这个办法。就我館的推荐目录（一套按字順排，另一套按汉语拼音排）來說，讀者們用起来也很方便。”

2. 公共圖書館完全有可能采用汉语拼音音序来組織目录。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乔凤同志說：“不仅是机关圖書館或高等院校圖書館，公共圖書館也和它們一样，完全可以采用汉语拼音音序来組織目录的。理由是：圖書館工作者都是有文化的。广大讀者学习汉语拼音愈来愈广泛；使用它組織目录是

容易結合的。还有目前农村已采取了注音扫盲的办法，这个群众基础，对公共圖書館中的县圖書館用汉语拼音組織目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像北京圖書館这样的国家圖書館，也可以考虑逐步过渡，把書名目录和著者目录用汉语拼音音序組織起来。有人認為，汉语拼音在目前的群众基础还不够，这种想法是不全面的。目前电报号码、火車站号、商品名称、国家工业机械标准設計代号等等，都已采用了汉语拼音字母。圖書館工作者也应该积极推行汉语拼音”。

圖書館采用汉语拼音音序，既可組織著者号码表、書名目录、著者目录，相信也可組織标题目录，組織專題書目、索引；总之，可以应用到任何需要按次序排列的工作中去。正如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乔凤同志說的：“如何把汉语拼音方案应用到圖書館工作中，道路是寬广的。我們国家已經有了一套自己的新文字，就应当很好的利用到各项工作中去。”

六、对北京圖書館的建議

座談会除了討論上述問題外，矿业学院圖書館以及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商务印書館等圖書館的同志們，先后提出意見，希望北京圖書館能进一步抓紧这项工作，搜集更多的材料和意見，組織一些同志專門进行研究和編制一个完备的汉语拼音著者号码表，以滿足圖書館界和讀者的需要。北京圖書館張全新副館長最后在会上表示，他一定把大家的意見反映給领导和有关部門，請領導上考虑，如何加强这一項工作。

北京圖書館科学方法研究部在今年一月八日召开了第一次汉语拼音著者号码表座談会之后，接受到会同志們的意見，为了进一步研究編制著者号码表的一些問題，又在一月十五日召开了第二次座談会。这次会上着重討論了两种術表方法——“拼号法”和“查号法”的优缺点。下面发表的四篇文章，就是参加这次会的部份同志的发言稿，提供同志們討論和参考，并欢迎大家对这个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和看法。

——本刊編輯部